

這
在
宋
詞
聖
賢
目
錄

此情自可成追

黃庭堅花絕，山下春色如題。
一帶碧綠臨水，家家粉黛照湖。
江南才俊無數，是誰讓你春風半出城，幾多夢寐？

白衣蕭郎◎著

此情自可成追忆

白衣蕭郎◎著

浙江出版集團
浙江人民出版社

目录

第一辑 梦回江南

醉梦江南 / 3

一篙春水到江南 / 8

佳期如梦 / 15

江南的女子 / 20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23

江南印象 / 26

意乱情迷的江南 / 29

我梦中的江南 / 32

那一个锦绣的江南 / 38

第二辑 梅魂花影

那一个无休止的季节 / 43

几树梅花红，一夜风吹瘦 / 49

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 / 56

桃花已醉，流年似水 / 62

采一朵九品莲花，馨香于你 / 69

第三辑 美人如玉

是谁，在我的宋词里轻舞飞扬 / 79

美人吹箫花动容 / 86

谁的眼泪飞上你的嫁裳 / 92

赏花·品酒·观美人 / 97

乌镇摇香 / 103

月满西楼，独上兰舟 / 107

我有一帘幽梦，只与君共 / 110

你是我绝世倾城的花 / 112

第四辑 画船听雨

扬州不在烟花处 / 119

少年如玉剑如虹 / 139

是谁，在凝眸处醉舞胭脂泪裳 / 145

扬州风月夜 / 154

奏一阙宋词唐韵，等你凯旋 / 157

弹到江南花事了 / 164

美人靠上的遐想 / 168

第五辑 旧事萦怀

是谁，在马不停蹄地诉说忧伤 / 179

千年等一回 / 186

醉梦青楼 / 191

油壁香车不再逢 / 197

嫁得文人胜帝王 / 223

第一辑 梦回江南

送君南浦。

对烟柳、青青万缕。

更满眼、残红吹尽，叶底黄鹂自语。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

记竹里题诗，花边载酒，魂断江干春暮。

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

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

漫留君住。

趁酴醾香暖，持杯且醉瑶台露。

相思记取，愁绝西窗夜雨。

——北宋·燕归梁

恐冷落、旧时心。
密凭归雁寄芳音。
幽欢已散前期远，无谖赖、是而今。
肠成结、泪盈襟。
一回披玩一愁吟。
字值千金。

醉梦江南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五代·韦庄《菩萨蛮》

我

多想缠腰十万贯，在烟花三月的季节，直下维扬。在那锦帆云集的地方，隋炀帝赏过的那些琼花“弄玉轻盈”，这些天上的谪仙们，她们轻盈的舞姿，多像我那个娇羞的她呀！站在乾隆下江南的渡口，品一壶冶春茶社新采的明前，那些可爱的精灵在水里舞蹈，她们舒展着腰肢，香雾弥漫。在小杜的江南，在白石道人的江南，在竹西佳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我过尽了十里春风，那些豆蔻梢头，依然是幕帘重重。

画鼓清箫估客舟，朱竿翠幔酒家楼。我要在酒旗风里，踏过瘦西湖的两分明月。我想听一听，那个二十四桥的故事。在最初流水一般的箫声里，是否还有古装的女子，从箫声中走出，她们楚腰纤细，燕燕轻盈……

我要在燕子声声里，来到“玉树歌残王气终”的金陵，寻访那些六朝散落的旧事。不见了胭脂井里的张丽华，也不见了歌楼上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只剩下残阳里，那一株鲜艳的桃花，带着魏晋的风流，掩映着翠峰下，那些远去的衣冠，连绵成暮色里的丘仞。

夫子庙的锣鼓喧天，红楼上的舞袖翩翩，那是谁在召唤着新科状元？八抬大轿，终于迈过了官桥。绕过乌衣巷的夕阳斜，走过朱雀桥边的野草花，婉君新谱的《金陵晚唱》，凤冠霞帔，正灯火辉煌。迷楼有人在舒展着水袖，茶肆里演绎着秦淮八艳的风流。我要在画舫凌波，灯影摇曳的媚香楼，寻觅那一枚前明遗落的桃花扇。我要轻轻地抚摸，那些当年的温润和香软。我要再看一眼扇面上，那朵桃花一样的嫣然，还有那个女子“勿事异族”的誓言。是她眼角的泪吗？滑过我的脸，晶莹剔透，清泠而悠远。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五代·韦庄《菩萨蛮》

燕子矶的明月已挂帘钩，百花还未睡着。我要越过瓜洲的兰汀和芳洲，在姑苏夜半的钟声中，去偷听篱笆下那些吴语香软的温柔。那些采莲的女子，还停靠在南塘的渡口吗？那个叫张继的诗人，还在枫桥夜泊吗？那个精通天文地理的谋臣胥，还在被人仰慕和传颂吗？夜市卖菱藕，千灯照的水轩阁楼，评弹的那曲《玉蜻蜓》，是在演绎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故事吗？我看见春船载绮罗的女子，摇过一座又一座的小桥，在枕水人家的帮岸，幽幽地下了船，把乡思和不眠的月色，留给了身后的鸬鹚和渔船。

是叫化鸡，还是东坡肉，幽幽的熏香蔓延了一个又一个世纪。那个饥寒交迫，沦落街头的叫化子，他现在是不是已经衣食无忧？杨柳风吹起来的时候，我要沿着穿莺的柳堤，去拜谒那个爱民如子的诗人，他把诗名、苏堤和东坡肉，留给了万世千秋，那大江东去的豪迈，让我少年的梦，一直充盈着，从此不再清瘦。

湖边绿树映红阑，日日寻芳碧水湾。那座杭州刺史白居易修筑的白堤附近如今花繁树茂。那拂水的弱柳，婀娜多姿。是杜牧的掌中轻吗，还是白居易的樱桃口？她们就是有再柔美的舞姿，也比不过我家的婉儿。那是一个莫名的喜悦，在心底蔓延，清新绽出的香甜。那是

一方玲珑的绸缎，婴儿的温软，五彩盛开的斑斓。她是三月的桃红，二月的梨白，她轻轻的一个笑啊，欲颦还敛。整树的花朵，都像初绽的云霞，铺满了天幕。

我要赶在杏花风里，走过那条记载了前世姻缘的断桥。还是当年的那个书生吗，还有那个贤惠温顺的女子吗，那个雨天，那把杭州城再普通不过的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像是一枚猩红的朱砂，一直穿透我的灵魂，久久不散。

歌声引回波，舞衣散秋影。梦断别青楼，千秋香骨冷。青铜镜里双飞鸾，饥乌吊月啼勾栏。风吹野火火不灭，山妖笑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钱塘潮，潮来潮去夕复朝。墓前杨柳不堪折，春风自绾同心结。

——沈原理《苏小小歌》

我要穿过孤山的柳荫，在西村唤渡处，寻觅西泠桥下那个美丽的邂逅，那个梅花一样孤傲盛开的小小。我要在西陵松涛和杜鹃的啼血声里，听一听她慷慨的言辞，“妾见君丰仪，必非久居人下的人，愿倾囊相助，公子他日必大魁于天下。”那个当年落魄的公子，还在白衣白冠，抚棺大哭吗？鲍仁的悲恸，让我心痛：“人之相知，贵乎知心，知我心者，唯有小小。”再也没有知我心的小小了，那个南齐的油壁车轰隆隆地驶去了，只有慕才亭，一直孤零零地站在风雨中……

多少次啊，我梦回江南，足迹踏遍了流水人家的渡口和歌轩。那醉了我的江南，那伤了我的江南，那些我魂牵梦绕的江南啊！此刻，就那么近，又那么远地侧立在我的身边。她的裙裾风动，她的新月娟娟，她斜觑着我熏红的脸蛋，像一幅水墨洇开的画卷，正缓缓舒展。

一篙春水到江南

曲巷弓桥鸣翠蝉，花繁如锦笼绿烟。

暖乃一声春归处，梦回千次水江南。

在

西山晚霞落下的最后一声暖乃声里，一支兰花桨蜿蜒入巷，红颜弹箏的少年，一路走过江南。美人靠在暮色里错落了流年斑驳的记忆，青石巷在白墙黛瓦中拉长了曙色萌动的憧憬，通安客栈那盏高高悬起的灯笼，盛开着祥和的朦胧红，摇曳了黄昏的一帘幽梦，也酝酿了晨光中燕燕于飞的期盼和懵懂……

看遍了扬州的西湖瘦，瓜洲的渡口斜，金陵的秦淮碧。撑一篙暖波，践一程山水，我已来到了烟水深处的江南，这是江南最旖旎的画卷。这是苏小小乘着油壁车的江南，这是小白菜沉冤昭雪的江南，这是王会悟高楼独凭栏的江南。在乌镇灯火阑珊的暮色里，那些胭脂色的女子眼眸如水，她们在酒旗招展的画楼外静静伫立，他们的眉梢，闪着六朝轻盈的粉黛。

一支暖篙，几行橹歌，只一个盹儿的工夫，我就来到了枕水人家的石板桥和凌云阁。通济桥、仁济桥，还是宋家的逢源桥，桥里的桥，楼外的楼，仿佛谁家的女子织锦回文，淡挫了娥眉，暗藏了玄机。

织锦裁编写意深。字值千金。

一回披玩一愁吟。肠成结、泪盈襟。

幽欢已散前期远，无谖赖、是而今。

密凭归雁寄芳音。恐冷落、旧时心。

——柳永《燕归梁》

一朵柳絮如坠楼的伊人，砸疼了我的马背。我想起了我的姑娘，她在绣帘里理着团扇，好似白皎皎的月儿，跌落在月老庙前的江面上。她掩着香君扇，弄伤了桃花染。那些红唇轻启的桃

花，她们抿着嘴巴不说话。是“香山堂”半笼了油纸扇，和羞走的你；还是高公生槽坊里，当垆的那个她？我的那个佳人，她轻捻着桃花，不说话。朱家厅的最后一朵云霞，染红了她的脸颊。

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徵调奏湘妃。

分明曲里愁云雨，似道萧萧郎不归。

——白居易《听弹湘妃怨》

琴声何来，仿佛有歌声抵达耳膜，袅袅娜娜。是什么故事将要酝酿？油车弄蜿蜒的尽头，有桅间的风在越户穿堂。远去了鱼市的嘈杂，水阁的夜唱，酒肆的吆喝和摇橹的咿咿呀呀，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是瑶池琼台的那一曲太妖娆？还是林家铺子那个歌喉婉转的蓝印花？琴如流水，箫如落花，谁在用一生等待？芳菲时节，二八年华，在最美丽的时刻，你又遇见了谁？谁又将你攥进了娥眉，凝成了眉心的朱砂？

看不见，有多少期盼，在琴声箫音间流转。望不穿，有多少思念，在眉黛远山上簇攒。是乌柏林凤凰的浴火槃，龙形田梧桐的新晴初绽，还是白菊圃白鹤的振羽双飞？那些水袖轻扬，娥眉画作了远山长。欲问花不语，欲寻人缥缈。天意何故弄萧郎？只有袅娜的笙箫，落在安渡坊的水面，化作了涟漪，渐渐不见。只有渐渐转凉的宫商，散入了落花，化作了幽香，在乌将军的码头不停地盘旋。当其村落向晚，摇曳着帆，且有回雁。一种声音，越过了天之涯，风之翼，春之野，在我的记忆里四散开来。

那一曲笙箫弹乱了流水和落花，也弹乱了红颜年少的心事，直弹到江南的花事了。在琴箫声里，我斜过了应家桥，穿过了观前巷。三寸金莲馆正灯火辉煌，有多少女儿的心事在潜滋暗涨。古戏台的百花还未睡着，杜鹃、香樟、金钱菊和石榴红，在离合的灯光里，梳理着春暮夏至的心事。有人在舞娉婷。翠钿金压脸，轻衫舒广袖。遗墨轩外兰舟棹涟漪，莲动湿罗衣，鸥飞鸳鸯惊，仿佛还在蓬瀛。白莲寺的钟声已三更，西栅的明月楼，香檀初霁了纱灯，佳人正蹴红英。

泰安桥，千灯照琼瓯，雪肤金衣镂。是谁在连呼酒，款步上层楼。白水、白面、白糯米，三白酒绵后回甘，一杯解千愁。相逢意气饮，绿觞翠钿好相酬。三杯两盏，往来不休。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是洛浦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浔阳江头的“添酒回灯重开宴”，扬州的“高馆张灯酒复清，夜钟残月雁有声”？还是范仲淹的“莫辞盏酒十分劝”，吕本中的“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万花楼上花

灯会，提画灯迷猜一对。那一个瞬间，玉壶光转，霓裳飞扬，仿佛琉璃世界，时光回还。

风不休，酒不醉，瑞香燃尽了鸳鸯儿魅。在珍珠十斛和罗衣纷飞舞的影影绰绰里，明月在西厢挂成了帘钩。要问座上谁风流，关帝庙的楼台月缺；灯火中的文昌阁，风姿绰约；白莲寺的佛塔，巍峨高耸，堪称一绝。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李白《子夜吴歌》

当楼台谯鼓报三通，漏过半夜，盛庭会所外，何人梦魂惯得无检拘，又踏扬花过谢桥。过谢桥，穿弄堂；穿弄堂，绕回廊；绕回廊，近轩窗；近轩窗，书声琅，拂风阁内灯辉煌。

绿茗袅娜诗生香，蛾冠轻衫衣带长。银灯后的他，温润无瑕，有绝代的风华；一支笔轻轻点破，翰林秀才，文武状元多气魄。是《文选》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还是《子夜》的“笔势酣姿喷薄，细微处婉委多姿”。文宗鸿儒，多少人仰慕，绿绮轻拂，文思运帷幄。她有明净如水的眼波，他眸子里有扬眉淡看的闪烁。谁用那迷路的秋波，添得花笺上美人泪婆娑。谁又醉扶我晕开了翰墨，走马平川，一曲舞纤罗。

当其晓寒轻渺，晨光微烁，红袖添香闻桂魄，漏尽未觉风萧索，残红翩翩里双影落。西栅街外的明月，多情应笑我，醉卧花荫，一如轻挽兰芷步阡陌。

待晨来寻访，小径深处，栏外竹楼，绿荫匝地，双桥卧波。若隐若现雨中燕，绕着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的“六朝遗胜”，双宿双飞。忆千年竟如昨，而今空余几只鸥鹭，几点水墨，把春光暗渡，旧梦相续。汝窑烧制了釉彩的笔罐，遥对着水中央那一片明代的经幡。

仿佛还是昨夜南朝的江南，轮回偷转，幡旗招展。檐间的佛慈眉善

目。佛无言，回观我。我是太子，太子是我？

弹指间，黛瓦斜，书声远，如梦幻如，一去千年。

烟花三月。一声鸡鸣。炊烟漠漠。

佳期如梦

自

古儿女为情忧，一棹兰舟去难留。樟树林里伯劳飞，白菊圃里歌不休。兰桨点破了涟漪碎，蒹葭居处碧水流。谁解女儿心中忧，远去了青衫与长箫，空留下小轩与竹楼。

哥哥你要去远游，桃花渡口系兰舟。风吹衣飘飘，白马鸣乌柏。池塘落双影，流莺穿弱柳。桥里的桥，楼外的楼，遗墨轩外的碧水，日夜流。

隋堤远，波急路尘轻。

今古柳桥多送别，见人分袂亦愁生，何况自关情？

斜照后，新月上西城。

城上楼高重倚望，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

——宋·张先《江南柳》

谁在柳堤分袂，谁在高楼长伫？汴京望不断，运河空蜿蜒。这一去，是长亭更短亭；这一去，是关山千万重；这一去，是云鬟慵整琴懒听；这一去，是泪湿红笺寄不成。寄不成，空留鸳鸯冷画屏，铜镜锁稿形，红烛摇残夜，孤衾对古筝，耿耿长夜，寂寂长灯，春愁闺寒梦犹冷。

夕阳起平芜，莲动下渔舟。还是乌将军渡口，那一片荷花，葳葳蕤蕤，惹人疼爱。你赠我的荷花，大朵而明媚。它们在暮色里摇曳，在碧水里张望，踟躅。仿佛还有谁家的女子，采莲南塘秋。惊起了鸥鹭，婉转了歌喉。翠幔间繁缨纤腰间长袖，绽破了樱颗，颠簸了小舟。不胜羞，几番娥眉嗔怪，几次轻舒水袖。

是梦？是幻？还是你一直在我的身边，从来不曾远游？

我走过白莲寺的钟声，昭阳书院的牌坊和长廊。拂风阁内书声琅琅，那块沈士茂题写的“六朝遗胜”，在余晖里幽幽地缅怀那些风雅绝美的往事。那个才情绝世的梁昭明太子，在迷离的灯火里显得忽近忽远。我想起了那个打马的少年，他白衣白马，英姿飒爽。他穿过了观前巷，斜过了应家桥，走过桃花掩映的人家。他急驰的马蹄惊落了满树的桃花，弄坏了我的桃花妆，也扰乱了我少女的心事。他的眸子里有着清澈如水的眼波，和扬眉淡看的闪烁。

那是一个致命的邂逅，连风也静美得忘记了呼吸，任由化蝶的歌声，穿透自己透明的身体。那一个凝眸来的突然，那个对视的一瞬，就像一辈子，刻在我的心里。那一辈子又像一天，一直鲜活在我的记忆里。不曾有忧伤相染，不曾有别离倾轧。仿佛永远都停留在那一天，无论过了多少年，过了多少个世纪，那一刻一直停留在我脑海：他清俊的眸子漫漫扫过我的脸，一种内心深处溢出的温暖，开始随着秋水蔓延，瞬间将我包围，将我融化，柔如云，淡如烟。

乌镇的儿女，灯影里的人家。我看见流水的人家，有人在剪烛夜话，有人在把酒话桑麻，也有人在临窗的阁楼，轻舒着眉黛。那迎风的一声箫，落在谁家的楼台。铜镜里，谁又瘦损了憔悴容。谁又费尽了心思，新题了桃花笺。那些三月的桃花，沿着纸湄的记忆，席卷而来。那个花下的女子，轻荷着花锄，还在数着那些心醉的马蹄，那个梦从春天开始，一直蜿蜒到秋天的记忆，铺天席地。

寒树烟中，尽乌戍六朝旧地；夕阳帆外，见吴兴几点远山。

桃花红，梨花白，是通济桥，还是逢源双桥？有画舫歌声，幽幽传来。那些岸边闪过的青葱少年，疏疏浅浅地走过帮岸和水轩。他们打着折扇，斜觑着望眼，一遍一遍走过我的窗前。西市河与东栅头，乌篷、蚱蜢去不休。来来往往，多少商贾名利流。朝来暮往，多少人仰首，多少人驻留。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

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辊轻尘。忙杀看花人！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南唐·李煜《望江南》

几番花落，几番春去，谁忘了归家。塘边的垂柳，抽醒了鱼虾。樱桃红和芭蕉绿，共践了盟约，望尽了天际的归舟，也望断了嵩岳的书院和高楼。

折桐花烂漫，再画一个当日的眉样。铜镜里娥眉弯弯，好似那远山去中原。嵩岳书院，子衿青青，书香弥漫。一卷经梵，一支长箫，就是我们思念的距离。谁在用箫声召唤，那个春暖花开的午后，那个清纯静美的年代；谁在用红笺倾撒，那个刻苦铭心的思念，那个日夜不休的期盼。日子被我结绳记事，一伸手就是你的眉眼，如嵩岳，如秋波。这个夜晚，如果你能循梦而来，那么所有的夜色和故事，都将鲜活生动起来。

情未了，梦未圆。掩窗，展笺，抹弦，那些旧时的月色和马蹄声就这样缓缓而来。

江南的女子

据说山明水秀的地方

叫做江南

我从未到过江南

从未想过会邂逅江南的女子

会在水之湄默默凝视

那段时光

以及那些慢慢发芽的

细小的情思

包括那个鸾镜还有那夜凋零的落英

江南的女子
是湿漉漉的画卷
凝露的梅花
半合的绣伞
是那西子湖畔高高挽起的云鬟
就连那眼神
也是醉盈盈的
偶一回眸
便在宋词里流淌成三月的嫣然
我怀疑自己很多部分已经腐朽
我举着青涩的年华
和少年的惶恐
在这个梅雨的季节徘徊
目光时不时与
挽起的云髻缠绵
一不留神
便跌入那眉眼盈盈的渡口
许多时候
更加怀念西窗芭蕉后
那片清澈的溪流
南方的女子萦绕我
终于挡不住那一池秋水的缄默
那些真实的情愫
已汹涌而至
如果把柔媚从你的眼眸里抽走
在断桥与孤山交会的地方
烟水与柔波之间
诗意正缓缓流走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在那烟水浩淼的地方，当白鸟轻盈地荡开蒹葭，在天空把弧线滑出苍凉，我想沿着那古老的诗行，去追溯那美丽的姑娘。

在那古老的年代，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那芦花飘香的季节，不断地歌唱。她采荇的小手，白皙而纤长；她唱起的歌谣，轻快而明亮，把满天的云霞，都染成了洁白。那些被歌声击中的蒹葭，开始用瘦瘦的筋骨，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

我也曾梦回江南，和她一起放舟南塘，那些惊起的鸥鹭和打湿的霓裳，随着蒹葭外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在黄昏的梧桐雨里，在西风后的漱玉词里，一直荡漾。那些荷白风清的日子，像梦中的驼铃，悠远而轻盈。

红酥手，黄籐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蛟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宋·陆游《钗头凤》

我也曾跨过放翁桥，和她一起走过那个 1141 年的春天，在碧荷映日的池阁外，把酒言欢。笛声缠绕的“断云”石后，那些她信手插下的蒹葭啊，如今已经将沈家的后院层层覆盖。黄昏的时候，那穿柳的鸟雀，似乎还在偷偷捕捉，那个幽会时的欢愉和羞涩。

我也曾斜依媚香楼，在秦淮河的桨声灯影里，看她轻摇的琵琶，醉舞的霓裳。那绰约的小天仙，仿佛瑶池的一枝莲。她闪烁的眸子，流淌着诡异的光彩，把黑漆漆的夜空照亮。她轻盈的腰肢，像柳条一样，绾系了三舟，也绾系了大明最后的一点气节。

那个时候，她用翰墨给我临摹烟雨的江南。蒹葭风里，那烟雨深处的小桥流水人家，像画卷一样缓缓舒张。那春风香暖的闺房，平金法描出的山水，铜镜里映出的云鬟，她用纤手挑起的浣花笺，把我从心头迸发的相思，都勒出了血色。

可是后来啊，不见了我的姑娘。钢筋和水泥围歼了最后的绿地，洗脚城将媚香楼，逼进了胡同。兰汀外那一片茂密的蒹葭，成了在水一方的记忆；那瓣血染的桃花，成了政客和雅士酒足饭饱后，打发时间的无聊谈资。

有人穿起了洋装，有人整成了韩容，也有人把尾巴摇得啪啪响。他们的钢琴声余音绕梁，他们的宫商却扶不上墙；他们把洋文当成了爹娘，却读不懂诗经最简单的篇章。他们把桃花扇换成了欧元，却不识得那朵“不食异族”的桃花染。

为什么我用翰墨渲染的画卷，你却说是多此一举的过场？为什么我用浣花笺敲下的诗行，你竟说没有英文看起来漂亮？为什么我远道而来的沧桑，你只当作笑话一场？为什么我淌下的热泪，丝毫都打动不了你的铁石心肠？

那里去了，我的蒹葭？那里去了，我的姑娘？巴黎的时装展，把我的眼睛灼伤；水泥竖起的围城，排斥了蒹葭摇曳的背景；抹不去的忧伤，挥不去的苍凉，像剑一样，将我射伤。

一种疼，痛断肝肠。

江南印象

那

江南必然是这样的，从阡陌纵横的水乡，一支暖篙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墨镜打碎，一声暖乃的歌谣便从水湄唱到云端，再从云端唱到旗幡招展的酒家，唱入艄公古铜色的脸庞，唱入南浦的两行柳色，唱入一支弯弯的兰花桨，蜿蜒如云烟深处的一溪新绿。

那样轻盈，那样氤氲，却又那样层次分明。一声桨，可以无端地惹哭满池的涟漪；一阵风来，可以急飞满城的柳絮；一夜卖花声，可以香透小巷满街的油纸伞。一半是留在巷口的跫音，一半是绿衣裳迎风的歌吟，犹如紫燕问雨，撒下一串脆香香的呢喃，在城东的丝行，在北乡的渡口。每一声吆喝都是一首动听的歌谣。反正，江南就是这样看不清，也摸不着，却可以让人怦然心动。

江南必然是这样的，粉墙托出绵绵不休的黛瓦，悬于巷口的灯笼盛开出俏红的朦胧，瘦瘦的犹自点睛着墨迹未干的画卷。然后，忽然有一阵子，一首小令把所有的水榭亭台都聒噪醒了，一支柳笛把城郭的渡口和乡野的河流都染绿了。江南犹如姚家铺子五彩斑斓的丝绸，因无处不在的温婉旖旎而香软起来。

而关于江南的歌谣，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白石道人解鞍少住初程的竹西佳处，在谢朓斜看江南佳丽地的帝王州，在张继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姑苏城外，在皇甫松夜船吹笛雨潇潇的驿边桥，一个梅子在离人执手相看后突然感到了不舍，一位野游的公子看到珠帘后的少女突然停住了马蹄，一个远行的游子听到夜半的钟声突然不眠，在剪烛夜话的西窗，在月明花暗的画堂，在香囊暗解的青楼，在桨声灯影的渡口，在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湖畔，所有的人突然都感觉醉了。当他们醉醺醺地蒙眬了星眼的时候，他们决定用肢体，用语言来描摹一副水墨的画卷，用一种香软得只有烟花才能听的清楚的耳语来为这副画卷命名：“江南”。

琼花又可以开始描摹画卷了，有的随风去垂询人家瓦上的青苔，有的在女儿家的额头描起了桃花妆，有的留在了桅间化作召唤天际的归帆。而柳树则用穿莺的枝条，划下了一行又一行长短不一的句子。那黛色的韵脚，有的标识着先秦的蒹葭，有的标识着唐宋的残月，有的标识着民国的雨巷。而雨巷背后，那一条条橹歌起伏的水路，则留作了画边，让渡口的小镇，在画面上一下子翩然起来。

江南必然是这样，一朵云霞，一声云鹊，一树桃花，簪在鬓边，插

在襟上，夹在线装的书页里。或者，在我想象不到的地方，正缓缓地打烟雨氤氲的画卷。

意乱情迷的江南

橹声还在彼岸。人已消失了不见。

只一个盹儿的瞬间，时间仿佛已经倒流了三百年。

在古老的江南，在小桥流水人家的庭院。我常常陷入混乱。

如梦，如幻。一切在真实与不真实之间变换。

秦娘桥与秋娘渡。那歌声，此起彼伏。

像初绽的莲，一朵一朵，在翠盖与柳荫间盛开。

谁在争渡，升起的明月，惊起的鸥鹭。

那柳七醉卧在花间，手执了檀板。

那个时候，相如病酒，文君当垆。

我们一起驾车出游，看看飞燕，折折花柳。

怕就怕喔，那粉墙内的佳人，惊见。

袜划金钗溜。露浓花瘦，薄汗湿了轻衫透。

曲水流觞，兰亭雅聚。

你笑我行云流水，笔走游龙。戏题新句。

看五马行春，旌旆远摇，更潇洒，美人如玉。

一曲高歌，为谁，眉黛频蹙。

梅子熟了，横塘路，满城的烟雨乱舞。

隐隐记得，那次的凌波微步。

帘外扑花的蝴蝶，频念我，春来愁绪。

无据，无绪。门掩桃花雨，且莫厌瑶觞琼露。

翠羽帘垂，歌声缓引。浔阳江头，杨柳岸边。

那舟子还等着渡江。桅间，

有鸟雀比翼成双，后庭花无常。